

关于方言研究为农村服务的一些意见

——以浙江省温岭县方言调查为例

李 荣

- | | |
|---------------|--------------|
| 一 引言 | 四 温岭话和普通话的异同 |
| 二 调查的范围和方式 | 五 农村的需要 |
| 三 普通话在温岭的使用情况 | 六 小学语文教育 |

一 引言

解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工作,这就是从1956年开始的、一县一个调查点的全国汉语方言普查。方言普查的成绩可以分两方面来说。第一是方言资料的采集。这些资料在了解汉语方言面貌,推广普通话,和帮助语文教学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第二是方言工作人员的培养。解放以前我国的方言工作者寥寥可数。解放以后通过普查训练了一批青年干部。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成长。他们已经在方言调查、语文教学方面做出一些贡献,成为我国语言学工作者当中的一支生力军。我们可以说,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已经为详细深入的调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解放以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比起实际的需要来,这些成绩还是不大的。今天,各项工作都要面向农村,都要为农村服务,我们必须认真的考虑,方言研究怎样为农村服务的问题。

1965年作者两次到浙江省温岭县调查方言。本文就是根据这两次调查所了解的情况写的。

二 调查的范围和方式

这两次调查都是带了方言研究怎样为农村服务的问题调查的。所以调查的范围和方式,都和以前有所不同。一般的说,以前调查只着重(甲)“方言本身”,不太留意(乙)“当地语言(方言)的使用情况”,很少关心(丙)“本地区人民在语文方面的需要”。所谓(甲)“方言本身”是指声韵调,单字,词汇,句子(语法例句),对话,故事等等。由短到长,由简单到复杂,并且根据后得的长的复杂的资料,补充、修订先得的短的简单的资料。至于“当地语言(方言)的使用情况”,以前只作为“发音合作人情况”里头的一个小项目来问的。简单问问发音合作人,当地方言,县城和四乡有没有差别,有些什么差别,差别大不大之类。至于“本地区人民在语文方面的需要”,并没有作为一个调查项目来问,只是心里有个需要推广普通话的念头而已。这两次调查,尤其是第二次,是甲、乙、丙三项并重的。甲项“方言本身”和以前的调查没有什么大不同,不必细说。乙、丙两项是这两次调查的特点,下文总称“语文情况”,需要讨论一下。

首先要考虑的是方言调查的目的性。我们要把调查所得的资料用来为农村服务,就必

须调查语言(方言)的使用情况,必须调查本地区人民在语文方面的需要。

其次,只调查方言本身而不调查语文情况,这么做正是以前方言调查成效不显著的原因之一。方言调查如何结合实际,到现在还没有做出成绩,还没有取得经验,调查的人不去试用(就是用实践来检验)他自己的调查结果,别的人不大容易应用这些调查资料。调查的人带着问题调查,“用”字当先,就可以急用先调查,着重调查那些对提高农村文化有用的语言事实。甲、乙、丙三项同时调查可以提高方言资料的质量。

调查的范围扩大了,调查的方式也要适应新的调查范围而改变。调查方言最好是到当地调查。假如光调查方言本身,也可以在外地物色发音合作人。^①以前调查方言,即使到当地去,调查的对象也主要限于少数发音合作人。当然也和当地的人来往,也注意听本地人和本地人是怎么说话的,不过和当地居民的接触面总是很窄的。现在因为要调查“语文情况”,非广泛的向当地的居民、干部、学生(有本地人,也有邻县人,外地人)请教不可。我们除了约请少数“专业的”发音合作人之外,还参加了当地的各种集体活动,尽量向周围的人以及接触到的各行各业的人请教。我们接触得最多的是教师和学生。参加的活动多数的也是文化教育方面的。例如和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到中、小学听课,参加教学观摩会。我们也不放弃其他的机会,比如有一次列席番薯(白薯)增产会议,收获很大。在会上听见受到普通话不同程度影响的各种温岭话,在会后请到参加会议的农民录音。

事实证明,调查范围的扩充,调查方式的改变,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多好处。在“语文情况”的了解方面固然如此;就是在方言本身的研究方面也不例外。这里只就后者举一个例子。

温岭(城关)方言对于“…了没有”一类反复问句,否定的回答要是只用一个字(音节),可以有五种说法。比方说:

反复问句——(1) 渠去爻爻去? [ɿgieɿ k'ieɿ² ·ɦə vuŋɿ² k'ieɿ² ?]=他去了没有?

(2) 渠去爻爻? [ɿgieɿ k'ieɿ² ·ɦə ·vuŋ ?]=他去了没有?

(3) 渠去爻·ve? [ɿgieɿ k'ieɿ² ·ɦə ·ve ?]=他去了吗?

肯定答句——(渠)去爻。[[ɿgieɿ] k'ieɿ² ·ɦə]= (他)去了。

否定答句——(1) vuŋɿ. (2) fuŋɿ. (3) ɦŋɿ. (4) hŋɿ. (5) ɦmɿ.

对于上列三个反复问句,可以用五种否定答句中任何一个来回答,都是“没有(去)”的意思。本文作者原籍温岭东乡,所说方言和城关大同小异,只会说(1)[vuŋɿ]而不会说其他四种。只是在和本地区人民广泛接触之后,才陆续发现说法有五种之多。

三 普通话在温岭的使用情况

温岭是浙江省沿海的一个县。温岭方言和邻县黄岩、玉环很接近。这三县之间方言的差别,尤其是三县城关方言之间的差别,可以说相当于这三县每一县内部方言的差别。^②所以这三县人来往,几乎跟同一县人一样,可以大家都说本乡话。温岭话和普通话在语音上差别较大,只会说温岭话的本地人和没有学过温岭话(或其邻近方言)的外地人,他们之间互相通话是有困难的。温岭县广播站,除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① 本文只讨论直接调查,不讨论间接调查,即通信调查。

② 温岭县箬山一带居民能说温岭话,又能说闽南话。玉环县坎门一带居民能说玉环话,又能说闽南话。

外,一般用本地话播音。

温岭人之间来往,平常都说本地话。耕读小学里往往用本地话教学。在全日制的中小学里,用普通话也用本地话,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学校普通话教学水平相当高;有的学校差一些。有的教师、学生口音很好;有的只是一部分字音朝普通话语音的方向有所改变,例如表一中“马、下、如、敢”等字读音。

如表一所示,改变之处是,本地有跟普通话相同的声韵母,就用那个声韵母;本地没有跟普通话相同的声韵母,就用个相近的声韵母,“趋于近之而已”。例如温岭话没有 r[ʒ] 母就用 [ɦl] 母或 [z] 母代替;温

表 一

例 字	普通 话	温 岭 话	向 普 通 话 靠 拢 的 温 岭 话	改 变 之 处
马	mǎ [ˈma˥˥]	[ˈmo˥˥]	[ˈma˥˥]	改韵母
下	xià [ɕia˥˥]	[ˈo˥˥]	[ɦia˥˥]	改声母、韵母、调类
如	rú [ʒu˥˥]	[ʒy˥˥]	[ɦlu˥˥]或[zu˥˥]	改声母、韵母
敢	gǎn [ˈkan˥˥]	[ˈtɕie˥˥]	[ˈkie˥˥]	改声母、韵母

岭话没有 [an] 韵就用 [ɛ] 韵代替,温岭 [k] 拼 [iɛ] 不拼 [ɛ], 所以用 [ˈkie˥˥] 代替 gǎn [ˈkan˥˥]。在同一个学校里头,上课和课余使用的语言不全相同,上课用普通话的时候多,课余用方言的时候多。同是上课,语文课与非语文课又有不同,语文课一般用普通话,非语文课用方言的较多。同是语文课,读课文和提问、回答又略有不同,读课文注意用普通话,提问、回答不免夹用方言,甚至以方言为主。小学低年级刚学汉语拼音字母,对语音比较注意。年级越高,功课内容越多,注意力集中在“内容”上,在语音“形式”上不免略有放松。因此有时出现小学高年级普通话水平不如低年级的现象。中学里也有类似的情况。

四 温岭话和普通话的异同

大家都知道,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别,语音最大,词汇次之,语法最小。温岭话和普通话的差别也是如此。现在我们从温岭人学习普通话的观点,分三项讨论温岭话和普通话的异同。

(一) 语音^①——(1)温岭话有带音的塞音、塞擦音、擦音声母: [b, d, g; dz, dʒ; v, z, ʒ, ɦ]。普通话没有带音的塞音、塞擦音声母,带音的擦音声母只有 r[ʒ] 一个。(2)普通话有四个卷舌音声母: zh, ch, sh, r [tʂ, tʂʰ, ʂ, ʒ]。温岭话没有卷舌音声母。^②(3)温岭话单元音多,没有 [ai, ei, au, ou] 等前响的复合元音。普通话有 [ai, ei, au, ou] 等复合元音;单元音少。(4)温岭话有两个短促的入声: 阴入 [ʔ˥] 55 调和阳入 [ʔ˨] 11 调。普通话没有入声。(5)温岭话舒声(非入声)单字调有阴平 [˥] 33 调,阳平 [˨˨] 31 调,阴上 [˥˨] 42 调,阴去 [˥˥] 55 调,阳去 [˨˨] 13 调,加升变音 [˨˨˥] 15 调,降变音 [˨˨˨] 51 调共七种。普通话有阴平 [˥] 55 调,阳平 [˨˨] 35 调,上声 [˨˨˥] 214 调,去声 [˥˥] 51 调四种(加“半上” [˨˨˥] 21 调是五种)。(6)普通话轻重音分别显著,温岭话轻重音分别不很显著。这一节所说的语音差别都是就音类说的,例

① 参看《温岭方言语音分析》,《中国语文》1966 年第一期 1—9 页。

② 温岭方言“零声母”、鼻音声母、边音声母都有紧喉与带浊流之分: [ʔ˥:ɦ, ʔm:ɦm, ʔn:ɦn, ʔl:ɦl, ʔŋ:ɦŋ, ʔŋ:ɦŋ]。从温岭话本身看,或从其他方言地区人学温岭话的观点看,这都是很重要的;从温岭人学普通话的观点看,这就不重要了。

字见表二。

(二) 词汇——方言间词汇的异同头绪较多,这里姑且把词汇分为(甲)政治文化用字,(乙)常用虚字,和(丙)其他三类。汉语方言之间,(甲)类政治文化用字全国基本上一致。(乙)类常用虚字(如代词,指示词,语助词)各地差别较大。(丙)类其他界乎(甲、乙)两类之间,各地略有差别。常用虚字异同跟语音系统异同都是衡量方言距离远近的尺度。方言间常用虚字共同成分越多,方言越接近。温岭话和普通话在词汇上的异同符合上述方言间词汇异同的一般情况。现在分别举些例子来说。

(1) 温岭话和普通话政治文化用字基本上一致,所谓“用字一致”是说用的字相同,只是读音不同。例如:“剥削、反抗、斗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等等。这些字的读音见表二,表里普通话分两行:上一行是汉语拼音方案,下一行是音标;温岭话只有一行,用音标。

表 二

	剥 削	反 抗	斗 争	革 命
普通 话	bō xuē [c.poɿ ɕøyeɿ]	fǎn kàng [^c fanɿ k'ɑŋɿ ²]	dòu zhāng [təuɿ ² ɕtʂəŋɿ]	gé mìng [ɕkɤɿ miŋɿ ²]
温 岭 话	[po ² ɿ, ɕia ² ɿ]	[^c feɿ k'ɔɿ ²]	[tʂɿɿ ² ɕtsāɿ]	[ka ² ɿ, minɿ ²]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总 路 线	
普通 话	shè huì zhǔ yì [ʂɤɿ ² xueiɿ ² ^c tʂuɿ iɿ ²]	jiàn shè [tɕianɿ ² ʂɤɿ ²]	zǒng lù xiàn [^c tsuɿɿ luɿ ² ɕianɿ ²]	
温 岭 话	[ɕzoɿ ² huəɿ ² ^c tɕyɿ ² hŋiɿ ²]	[tɕieɿɿ ² ɕi ² ɿ]	[^c tsuɿɿ ² hluɿ ² ɕieɿ ²]	

如表二所示,“社、会”等字温岭话是带音声母,普通话是不带音声母。“争、主、社、设”等字,普通话是卷舌音声母,温岭话有的是舌尖音声母(争、社),有的是舌面音声母(主、设)。“斗”字的韵母普通话是前响的复合元音,温岭话是单元音。“会”字韵母普通话是[u]介音加前响的复合元音,温岭话是[u]介音加单元音。“剥、削、革、设”等字温岭话是入声,普通话分为阴平(剥、削)、阳平(革)、去声(设)。其他不同,这里不细说了。

(2) 温岭话和普通话常用虚字差别较大,有时候用字相同,只是读音不同;有时候用字也不同,读音当然不同。这里只就代词,指示词,语助词分别举些例子。普通话说“我,你,他;这个,那个,哪个”,温岭话说“我,尔,渠;格个,解个,咯个”。语助词可以举普通话“…了没…”和“·着,·的”为例。普通话说“他去了没有?病好了没有?”温岭话说“渠去爻膾去?病好爻膾好?”普通话说“坐着,站着”,温岭话说“坐得 城关音勒,荷得”。普通话说“我的,红的”,温岭话说“我个,红个”。读音见下页表三。

(3) 甲类温岭话和普通话基本相同,乙类异多同少,丙类介乎两者之间,同多异少。大部分字温岭话和普通话用法大致相同,只是语音不同,如“天地山水,风霜雨雪,男女老少,柴米油盐”。小部分字除语音不同外,用法也不同。用法不同有种种情况,现在举普通话的“虹”字“下”字“麵”字“粉”字为例。

表 三

	我	你	他	这 个	那 个	哪 个?
普通话	wǒ [‘uoŋ]	nǐ [‘niŋ]	tā [‘t’aŋ]	zhè ·ge① [tʂəʒv’ ·kə]	nà ·ge [nāv’ ·kə]	nǎ ·ge [‘naŋ ·kə]
温岭话	[‘ʔŋoŋ]	[‘ʔniŋ]	[‘sɣieŋ]	[kʂʔŋ, kieŋ’]	[‘kaŋ ·kie]	[‘ʔloŋ ·kie]
	他 去 了 没 去?			病 好 了 没 好?		
普通话	tā qù ·le [‘t’aŋ tʂʔv’]	méi qù? [‘lə sɣieŋ tʂʔv’?]		bìng hǎo ·le [pɪŋv’ ‘xauŋ ·lə sɣieŋ	méi hǎo? [‘xauŋ’?]	
温岭话	[‘sɣieŋ k’ieŋ’ ·fiə vuŋŋ² k’ieŋ’?]			[binŋ² ‘həŋ ·fiə vuŋŋ² ‘həŋ’?]		
	坐 着	站 着	(这本书是)我的②	我 的 (书)	红 的	
普通话	zuò ·zhe [tsuoŋ² ·tʂə]	zhàn ·zhe [tʂanŋ² ·tʂə]	wǒ ·de [‘uoŋ ·tə]	wǒ ·de [‘uoŋ ·tə]	hóng ·de [‘sɣieŋŋ² ·tə]	
温岭话	[‘szoŋ ·fiə]	[‘sɰziŋ ·fiə]	[‘ʔŋoŋ ·kie]	[‘ʔŋoŋ ·gə]	[‘sɣieŋŋ² ·gə]	

【虹】普通话的“虹” jiàng [tʂieŋŋ²] 温岭话叫“蜚” [ʂieŋŋ²]。③ 象这类一对一的情况是比较少的。

【下】普通话的“下” xià [ʂieŋ²] 字，从温岭人学习的眼光看，可以依用法分为四类：
(a) 是方位词，温岭话和普通话用法相近。如“天下” tiān ·xia [‘t’ianŋ² ·ʂieŋ²]，“楼下” lóu ·xia [‘ləuŋ² ·ʂieŋ²]，“下月” xià yuè [ʂieŋ² yueŋ²]，温岭用字相同，只是“下”字读 [‘ʔoŋ]：[‘t’ieŋ² ‘ʔoŋ]，[‘lɰŋ² ‘ʔoŋŋ²]，[‘ʔoŋŋ² hŋyθŋ²]。不过温岭话说“下面” [‘ʔoŋ² hŋmieŋ²]，不说“下边”；温岭话“下年” [‘ʔoŋ² sɣhŋieŋ²] 普通话是“明年” míng nián [‘sɣmiŋŋ² sɣnianŋ²]。

(b) 是动词，意思是“自上而降”，温岭话用“落” [hlo² ·ŋ²] 字。如：

普通话：下雨 下雪 下雹子 上山下山 上车下车 走下来 放下去
温岭话：落雨 落雪 落雹 上山落山 上车落车 走落来 放落去

引申的用法也是如此：

普通话：七上八下 五斤上下
温岭话：七上八落 五斤上落 [‘ʔŋ² sɰŋieŋ² sɰŋ² fiəŋŋ²]

(c) 也是动词，有如下的用法，温岭用别的字。

普通话：下棋 猫下小猫儿 (鸡)下蛋
温岭话：着棋 [tʂieŋ²ŋ² sɰziŋ²] 猫生小猫 (鸡)生子

(d) 是动词的量词，温岭话用“记” [tʂieŋ²] 字。如普通话“打三下”，温岭话是“打三记”。

【麵,粉】“麵”字普通话读 miàn [mianŋ²]，儿化音是 miànr [miarŋ²]；温岭话读

① 拼音方案、音标和汉字前头的圆点表示轻声。

② 普通话“这本书是我的”，温岭话“格本书我个”。普通话“我的书”，温岭话“我个书”。普通话两个“我的”同音，温岭话两个“我个”不同音。温岭话“这个，那个，哪个”也有类似的区别，这里不细说。

③ 普通话“虹”来自《广韵》去声绛韵古巷切，折合成温岭话是 [kʂŋ²]。温岭话“蜚”相当于候韵晓母，折合成普通话是 hòu [xouŋ²]。“虹”字的读书音普通话 hóng [‘sɣieŋŋ²]，温岭话 [‘sɣieŋŋ²]，都来自《广韵》平声东韵户公切。

[fɿmiəŋ²]。“粉”字普通话读 fěn [ˈfən.ɿ]; 温岭话读 [fən.ɿ], 变音是 [fən.ɿ]。“麵”字当“麵条儿”(小麦磨成末儿做的)讲,“粉”字用于“脂粉,粉红,粉刷,粉碎”,温岭话和普通话相同。普通话“麵”字当“小麦磨成的末儿”讲,如“白麵”;也当“一般的末儿”讲,如“药麵儿”,“白麵儿(毒品)”。“麵”字这两种用法,温岭都用“粉”字。如“小麦粉”[ˈɕiəŋ maʔ]₂ ˈfən.ɿ,“药粉”[ɿiaʔ]₂ ˈfən.ɿ,“白粉(毒品)”[baʔ]₂ ˈfən.ɿ。(温岭“粉”字变音往往相当于北京“麵”字儿化,北京“粉”字不儿化,温岭“麵”字无变音。)普通话“粉丝”也叫“粉”,温岭“粉”字没有这个用法,也不说“粉丝”。温岭凡是“五谷杂粮”做的长条形的食品都叫“麵”,小麦粉(白麵)做的叫“切麵”,① 粉丝也都叫“麵”,如本地做的比较粗的叫“绿豆麵”(其实是番薯白薯做的),山东半岛运去的细长白净的叫“胶州麵”(有的地方叫“龙口粉”,北京也叫“油丝粉”);米做成的细长的食品叫“米麵”,也单叫“麵”,这类东西运到北方就叫做“米粉”了。(北京的“大米麵儿”温岭叫“米粉”。北京的“米粉肉”温岭叫“粉蒸肉”,这里“粉”字都指米磨成的末儿。“麵粉”在温岭话里和普通话相同,不过温岭人平常很少说“麵粉”。)

(三) 语法——温岭话和普通话语法上的不同主要有虚字和词序两方面。虚字上文已经提过。这里只就词序的一个问题举些例子,就是温岭表示“受事”的名词常常用在动词前头。如“不认得路”温岭可以说“路弗识”[ɿlu.ɿ foʔ ɿɿ, ɕiʔ ɿɿ],也可以说“弗识路”,还有少数人说“识弗路”。以下例句都是平常口气,并无特别强调受事名词的意思。例句先列温岭话,圆括弧里是普通话。必要时加说明,在圆括弧之后。

(a) 阿姨,茶要。[ɿʔa.ɿ ɕɿia.ɿ, ɕdzəŋ ʔiəŋ².] (妈妈,喝水。)这是小孩儿口渴向母亲要开水时说的。“茶要”不能说成“要茶”。“阿姨”是对母亲的称呼,“阿”字阴平,“姨”字阳平。幼儿园里的“阿姨”[ʔaʔ ɿɿ, ɕɿia.ɿ]是新近流行的,“阿”字入声,“姨”字升变音。温岭“开水”叫“茶”,“茶叶”叫“茶散”[ɕdzəŋ.ɿ ˈsɛŋ.ɿ],“喝茶”说“喫茶散茶”[tɕʔy.ɿ ɿɿ, ɕdzəŋ.ɿ ˈsɛŋ.ɿ ɕdzəŋ.ɿ]。

(b) 小林,茶有,水休要二字合音喫。[ˈɕiəŋ.ɿ lin.ɿ, ɕdzəŋ ˈʔiəŋ.ɿ, ɕɿy.ɿ ɕiəŋ² tɕʔy.ɿ] (小林,有开水,别喝凉水。)“水休要喫”可以说成“休要喫水”。“茶有”说成“有茶”,就带有“要是开了水”的口气了。

(c) 日昼解·ɿm喫? 日昼粥喫。[ɿɿia.ɿ tɕiəŋ² ˈka.ɿ ·ɿm tɕʔy.ɿ? ɿɿia.ɿ tɕiəŋ² tɕy.ɿ, tɕʔy.ɿ] (中午吃什么? 中午喝粥。)“日昼”的“日”读阳去。

(d) 你上海到过·vɛ? 我上海到过。[ˈʔn.ɿ zɿɿa.ɿ ˈhɛ.ɿ təŋ² ·ku ·vɛ? ˈʔŋəŋ.ɿ zɿɿa.ɿ ˈhɛ.ɿ təŋ² ·ku] (你到过上海吗? 我到过上海。)

(e) 尔电影望弗望? 我电影望过爻。[ˈʔn.ɿ die.ɿ ˈʔin.ɿ ɿmɿa.ɿ foʔ ɿɿ, ɿmɿa.ɿ? ˈʔŋəŋ.ɿ die.ɿ ˈʔin.ɿ ɿmɿa.ɿ ku.ɿ ·ɿŋ] (你看电影不看? 这电影我看过了。)

上列(c)句也可以说“喫解·ɿm? 喫粥。”(d)答句也可以“到过上海”,但问句“到过上海·vɛ”不顺。·vɛ 似以跟在动词后面为常。(e)答句说成“望过电影爻”很勉强,(e)问句说“望电影弗望”很不顺,大概是“望弗望”不宜拆开。要是说“尔望电影去弗去?”(看电影你去不去?)“电影”就在“望”字后头。“电影”温岭以前叫“影戏”[ˈʔin.ɿ ɕi.ɿ],现在中年以上的人还有说影戏的。

① 温岭馆店(馆子)里为了和“米麵”区别,“切麵”也叫“麦麵”。

五 农村的需要

方言研究怎样为农村服务,要看当地人民的需要而定。在温岭七十万人口中,有十万小学生。本文着重讨论方言研究怎样为小学语文教育服务。据我们调查,一般农民对子弟入学,在学习文化上的要求有下列各项:

- (一) 识字, (二) 记帐,
(三) 写信和写其他日常应用文, (四) 看懂农药说明。

温岭农民的要求可能和其他地区大致相同。要求虽然相同,但因各地区方言有别,语言(方言)使用的情况也不全相同,各地要求的实际内容就不完全一样。农药的说明也许没有什么方言差别,即使有也不会很大,所以第四项方言性不强。各地口语用字不尽相同,所以第一项带有方言性。记帐和应用文的格式虽然不带方言性,但是记帐和应用文离不开口语用字,所以二、三两项还是带有方言性。这就是说,识字除了识全国通行的字以外,还要识当地特有的字。教科书里,尤其是全国性的教科书里,一般只收全国或广大地区通行的字,不收方言字。为了满足各地区的识字(包括方言字)的特殊需要,最近全国各出版社出了很多“杂字”。这些书是面对全国或某一个省、区、市的,不能照顾各县的特点。加以全国的方言调查工作做得不够细致深入,这些书的编者不能取精用弘,即使想照顾各县的特点也有困难。所以各县应用这些书籍时还要斟酌补充。《农村杂字》(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的《出版说明》云:

一、《农村杂字》是选用农村生产生活中常用的字词,仿照我国“杂字”的传统形式编写的。…可以作为农村小学和业余学校的识字教材,也可供农民查字使用。

二、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农村常用的字词差别很大。使用本书的教师,可以根据需要,适当补充或删除。

《农村杂字》(陕西人民出版社,1965年)的《说明》云:

本书是全日制小学三至六年级语文补充教材。它的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更多地学会本省农村生产、生活常用的字词,更好地适应实际需要,为生产服务。…各地特有的,就全省范围来说不十分普遍的东西,一般没有编入,教学时,教师可根据当地实际按类酌情增补。

据我们所知道的,浙江全省有很多县分都在那里编本地常用杂字一类的书。这里举几个温岭日常口语用字为例。这类字温岭、黄岩一带叫“门头字”,是居家必用字的意思。

【箬】[die²] 竹子编的晒谷用具,长方形,有半间屋子那样大。可以卷起来。“箬”有的地区叫“晒箬”,温岭、黄岩有的地方叫【箬】[c²p'in¹]。温岭最主要的农作物是稻,所以“箬”(或“箬”)是很重要的用具。“箬”字见于《广韵》上声忝韵:“箬,竹席,徒玷切。”就来历说和“坐垫[c²zo¹ die²]、椅垫[c²y¹ die²]”的“垫”相同,但是在语言里已经分化为两个字。“箬”字见于《集韵》平声青韵:“箬,舟车篷”,滂丁切。“箬”字普通话读 diàn [tian²],“箬”字普通话读 ping [c²p'iŋ¹]。

【箆】[tøn¹, tøn¹-v] 斗笠。《广韵》平声登韵:“箆,长柄笠也,”都滕切。普通话“箆”字读 dēng [c²təŋ¹]。

【庠】[ka¹] 放碗放食物的柜子叫“庠櫥”[ka¹-² dzy¹]。切菜刀叫“庠刀”[ka¹-² c²tə¹]。“庠齿格”[ka¹-² ts²'ŋ¹ kã¹]指庠櫥下半部分钉的很多平行的木条,木条间留缝,碗斜放在那里,可以泻水。《集韵》去声怪韵:“庠,所以庋食器者,或作椶,”居拜切。“庋”音

诡,是“搁”的意思。“庝”字普通话读 jiè [tβiəŋ³]。

【搭】[k'ot²] 拿,捕,捉。如“搭笔[k'ot² pi²ŋ],搭箸[k'ot² dzɿ²ŋ²]”是“拿笔,拿筷子”。“搭牢”[k'ot² ɿɦlɔŋ]是“拿住”,“搭鱼”[k'ot² ɿɦŋŋŋ]是捕鱼。《集韵》去声禡韵:“搭,持也”,丘驾切,与今音符合。“搭”字有的吴语地区写作“扞”,温岭“可”[k'ot²]与“搭”声韵相同而声调不同,这个字形也许容易推广些。“扞(搭)”字折合成普通话读 qià [tβ'iaŋ³] (比较“加”字温岭话 [c koŋ],普通话 jiā [c tβiaŋ])。

这些字也广泛流行于吴语地区,如浙江义乌说“地簞,碗庝榭儿,搭”。这些字也都见于吴语地区的著作。这里不举出处了。

除方言字外,本节开头所列四项要求都属于一般的学校教育的范围,我们在下节讨论。

六 小学语文教育

温岭话和普通话的差别在温岭地区小学的语文教学里也带来一些问题。小学语文教学问题有普遍性的,有地区性的。普遍性的问题往往可以从字典、教学参考书(指跟教科书配合的)、和其他参考书里得到解答,本文不拟讨论。地区性的问题大都带有方言性,就温岭说,主要是温岭话和普通话互相干扰引起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到,干扰和配合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同时使用温岭话和普通话,不互相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能互相配合就要互相干扰。我们的任务就是从方言和普通话的对比研究里寻求方案,设法使温岭话和普通话尽可能互相配合,而不互相干扰,这样子方言知识才能为提高教学水平服务。现在举几个实例来说。

(一) 在普通话语音教学方面,众口同声的是声调最困难。根据上文第96页所说温岭话和普通话声调的异同,温岭人学习普通话,学习声调有很多有利条件。先说调值(就是声调的读法),普通话的[ɿ]55调,[ɿ]35调,[ɿ]214调,[ɿ]21调,[ɿ]51调区别显著,并且其中多数在温岭话里有类似的调值,温岭人(尤其是小学生)学起来没有困难。练习的时候先练调值(读法)如表四粗线以上1,2,3 三行练习单字调,如 ā, á, ǎ, à 等,粗线以下 4,5,6 三行练习单字调加轻声。一

表 四

	ɿ	ɿ	ɿ	ɿ
1	ā	á	ǎ	à
2	摊	罨	毯	探
3	单		胆	担
	ɿ ɿ	ɿ ɿ	ɿ ɿ	ɿ ɿ
4	摊·子	罨·子	毯·子	探·子
5	单·子		胆·子	担·子
6	飞·的	爬·的	走·的	跳·的

方面用手比划调形,一方面口里发音。初练的时候甚至可以只管音,不管字。等到调值(读法)大致学好了才讨论调类对应(什么字读什么调)。在调类上,温岭话声调和普通话声调对应的规律性很强。比方说:

(1) 温岭阴平 [ɿ] 北京是阴平 [ɿ], 如“东,肝,猪,山”,温岭话 [c tuŋɿ, c tβiəɿ, c tsɿɿ, c sɿɿ], 普通话 dōng, gān, zhū, shān [c tuŋɿ, c kanɿ, c tβuɿ, c šanɿ]。

(2) 温岭阴上 [ɿ] 北京是上声 [ɿ], 如“酒,嘴,水,米”,温岭话 [c tβiəɿ, c tβyɿ, c ɿyɿ, c² miɿ], 普通话 jiǔ, zuǐ, shuǐ, mǐ [c tβiəuɿ, c tsueiɿ, c šueiɿ, c miɿ]。

(3) 温岭阴去 [ɿ] 北京是去声 [ɿ], 如“带,罩,裤,菜”,温岭话 [taɿ², tsoɿ², k'uɿ², ts'əɿ²], 普通话 dài, zhào, kù, cài [taiɿ², tšauɿ², k'uɿ², ts'aiɿ²]。

温岭人不容易掌握普通话的声调,可能是由于温岭话的变调所造成的错觉。比方说:

(a) 温岭阴平 [ɿ] 33 调加阴平 [ɿ] 33 调变成 [ɿ] 55 调加 [ɿ] 33 调。如“东边” [ɿ tɕiɿŋ-ɿ ɿ piɿ-ɿ] (比较“东面” [ɿ tɕiɿŋ-ɿ ɿ miɿ-ɿ], “东”字不变调), “猪肝” [ɿ tɕiɿŋ-ɿ ɿ tɕiɿ-ɿ] (比较“猪肉” [ɿ tɕiɿŋ-ɿ ɿ ɿ ŋyɿ? ɿ]), “山楂” [ɿ ɿ ɿ-ɿ ɿ tɕiɿ-ɿ] (“楂”字不变调), “楂糕 山楂糕” [ɿ tɕiɿ-ɿ ɿ kɿ-ɿ] (“楂”字变调)。

(b) 温岭阴上 [ɿ] 42 调加阳平 [ɿ] 31 调变成 [ɿ] 55 调加 [ɿ] 31 调。如“酒壶” [ɿ tɕiɿŋ-ɿ ɿ ɿ ŋɿ] (比较“酒盅” [ɿ tɕiɿŋ-ɿ ɿ tɕiɿŋ-ɿ], “酒”字不变调), “嘴唇” [ɿ tɕiɿŋ-ɿ ɿ ɿ ɿ ŋɿ] (比较“嘴角” [ɿ tɕiɿŋ-ɿ ɿ kɿ ŋɿ]), “水牛” [ɿ ɿ ŋɿŋ-ɿ ɿ ɿ ɿ ŋɿ] (比较“水鸭 野鸭子” [ɿ ɿ ŋɿŋ-ɿ ɿ ɿ ŋɿ], “米皮” [ɿ ɿ miɿŋ-ɿ ɿ biɿ] (比较“米糠” [ɿ ɿ miɿŋ-ɿ ɿ kɿ ŋɿ])。

(c) 温岭阴去 [ɿ] 55 调做两字组第一字变 [ɿ] 33 调。如“罩裤” [ɿ tɕiɿŋ-ɿ ɿ kɿ ŋɿ], “罩”字变调“裤”字不变; “裤带” [ɿ kɿ ŋɿ-ɿ ɿ taɿ], “裤”字变调“带”字不变。又如“菜汤” [ɿ tɕiɿŋ-ɿ ɿ ɿ tɕiɿŋ-ɿ], “菜心” [ɿ tɕiɿŋ-ɿ ɿ ɿ piɿŋ-ɿ], “菜油” [ɿ tɕiɿŋ-ɿ ɿ ɿ ŋɿ ŋɿ], “菜头” [ɿ tɕiɿŋ-ɿ ɿ ɿ dɿ ŋɿ], “菜子” [ɿ tɕiɿŋ-ɿ ɿ ɿ tɕiɿŋ-ɿ], “菜脚吃剩的菜” [ɿ tɕiɿŋ-ɿ ɿ ɿ piɿ ŋɿ], “菜叶” [ɿ tɕiɿŋ-ɿ ɿ ɿ piɿ ŋɿ] (比较“白菜” [baɿ ŋɿ ɿ tɕiɿŋ-ɿ], “菜”字不变调)。

总起来说,阴平 [ɿ] 33 调和阴上 [ɿ] 42 调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变 [ɿ] 55 调,同时阴去 [ɿ] 55 调本身又常常变 [ɿ] 33 调。要是不明白变调的规律,好象温岭的 55 调普通话可以任意读去声(如“菜”)或阴平(如猪肝的“猪”),上声(如水牛的“水”),温岭的 33 调普通话可以任意读阴平(如“山”)或去声(如菜汤的“菜”)是的。这就乱了。其实,决定温岭声调和普通话声调之间对应关系的是本调。^① 分不清温岭话的本调和变调,普通话的声调就不好掌握。要是把温岭话的本调、变调弄清楚,学习普通话的声调就比较方便了。

(二) 学生作文,同音替代的别字多,也是教师感到麻烦的事,可以举四对字为例。两对是普通话同音的,就是轻声的白勺“的”和双立人“得”•de [•tə], 工作的“作”和做工的“做”zuò [tsuəŋ²]; 两对是温岭话同音的,就是大小的“小” xiǎo [ɿ ɿ ŋɿ] 和多少的“少” shǎo [ɿ ɿ ŋɿ], 温岭都读 [ɿ ɿ ŋɿ], 最后的“最” zuì [tsueiŋ²] 和再见的“再” zài [tsaiŋ²], 温岭都读 [tɕiɿŋ²]。这是因为同时使用两种话,哪一种话不会分的都可能相混。因为学生平常说温岭话,上课说普通话,比较熟练的还是温岭话。普通话相同而温岭话不同的可以利用温岭话来区分。本地话入声 [tsəŋ²] 是“人旁乍”,如“作文,作业,工作,创作”。本地话去声 [tsuŋ²] 是“人旁故”,如“做生活做活,做事幹做事,好做,难做”。轻声的白勺“的”字和双立人“得”字温岭话用的字根本不同。凡是温岭用“个” [•kəi, •kə, •gə] 的,普通话是白勺“的”。如温岭话“格本书我个 [•kəi], 我个 [•kə, •gə] 书,聪明个 [•kə, •gə] 小人 [ɿ ɿ ŋɿ ɿ ŋɿ], 今日个天价 [ɿ tɕiɿŋ-ɿ ŋɿ ŋɿ •gə ɿ tɕiɿŋ-ɿ kɿ ŋɿ],^② 我住个 [•kə, •gə] 屋,我买个 [•kə, •gə] 菜,卖菜个 [•gə], 喫个 [tɕiɿŋ² ɿ •gə], 着个 [tɕiɿŋ² ɿ •gə], 我早界来个 [ɿ ɿ ŋɿŋ-ɿ ɿ tɕiɿŋ-ɿ kɿ ŋɿ ɿ ɿ ŋɿ •gə],^③ 相当于普通话“这本书(是)我的,我的书,聪明的孩子,今天的天气,我住的房

① 要是变调不合并本调调类,从温岭话变调也可以看出普通话声调。温岭 [ɿ→ɿ], [ɿ→ɿ], 所以“猪肝” [ɿ-ɿ] 普通话是 [ɿ ɿ]。温岭 [ɿ→ɿ], [ɿ→ɿ], 所以“水牛” [ɿ ɿ] 普通话是 [ɿ ɿ]。要是变调合并本调调类,如阴去在阳去前和阴平同调,温岭“告状” [kəŋ² ɿ ɿ] 和“高尚” [kəŋ² ɿ ɿ] 同音,从变调就分不清温岭的阴平或阴去,无法由此推出普通话的阴平或去声。普通话“高尚” gāo shàng [kəŋ² ɿ ɿ], “告状” gào zhuàng [kəŋ² ɿ ɿ]。

② 温岭“今”字读 [ɿ tɕiɿŋ-ɿ], “今日”读如“基日”,大概“今”字的鼻音韵尾併到“日”字的声母里去了。

③ 温岭“早、晚”两个字都读阴上,但是“早界(上午)”,“晚界(下午)” [ɿ ɿ meɿ kɿ ŋɿ], 第一字都读阴平。

子,我买的菜,卖菜的,吃的,穿的,我上午来的”。温岭话用“得”[·fiə, ·də, ·tə](城关读[·fiə])的,普通话用双立人“得”。如温岭话“格字我识得[kɔʔɿ, zɿɿ² ʔŋoŋ ɕiʔɿ, fiə], 抡得动[ɛduŋ ·fiə ɛduŋɿ], 香得猛[ɛɕiãɿ ·fiə ʔmãɿ], 气得面都白交[tɕiʔɿ ·fiə mieɿ² ·tu baʔɿ ·fiə],”普通话是“这字我认得·de, 拿得·de 动, 香得·de 很, 气得·de 脸都白了。”至于温岭话相同而普通话不同的,就要一方面从用法下手,一方面从普通话语音下手,双管齐下,设法分开,这里不细说了。

(三)有些教师反映学生识字不够巩固,作文词汇不够丰富的问题。一起头我们认为这些是普遍的、不带地区性的问题。后来进一步了解,才发现这些问题也都带有方言性。教师用普通话教学的时候,往往不把方言字音告诉学生。有一次我们旁听初二二年级的语文课,教的是《呼吸》那一课,课文是:

肺要时时刻刻得到新鲜的空气。它请鼻子管呼吸。…吸进来的空气很干净,肺觉得挺舒服。…睡觉的时候,鼻子还是呼吸。嘴呢,闭着嘴唇休息了。①

教师说普通话。在讲解的时候,“肺、鼻子、嘴唇”都没有解释,只有“舒服”shū ·fu 用本地话解释,说“便是舒服”[beɿ² ɛzɿɿ ɛɕyɿ voʔɿ]。大概教师估计到只有“舒服”shū ·fu 是需要解释的。教师的估计不错。我轻轻儿的问一个学生,肺 fèi 是什么,鼻子 bí ·zi 是什么,嘴唇 zuǐ chún 是什么?他都能和本地话联系,说“肺”是[fiʔɿ],“嘴唇”是[ɛtɕyɿɿ ɛzɿɿɿ],“鼻子”是“鼻头”[boʔɿ ɛdɔʔɿ]。可是有时候,甚至很简单很常用的字,学生也要费些时候才能揣摩出本地音来。有一次,一个学生带着恍然大悟的口气说:“huáng ·de huáng ·de, [beɿ² ·zɿ ɛɦuɔɿ ·ge]。”(黄的黄的普通语音,便是黄个本地音。)*“xué xiào xué xiào, [beɿ² ·zɿ ɦoʔɿ ɦoɿ²]。(学校学校普通语音,便是学校本地音。)表示他已经知道普通话的“黄”huáng 字就是温岭话的[ɛɦuɔɿ]字,普通话的“学校”xué xiào 就是温岭话的[ɦoʔɿ ɦoɿ²]。一般的说,学生识字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学生已经会说的,只要把文字和语言联系起来就行了,如“柴米油盐”。第二类是学生本来不说的,在识字的过程中得到新知识,又学语言又学文字,如“食盐是氯化钠”,平常口语里是没有“钠”字的。②学习第一类的字比第二类的字容易。在温岭地区,单用普通话教学,就把第一类的字也当作第二类的字来教,和学生平常说的话联系不上。这大概也是识字容易回生的原因之一。作文时词汇不够丰富可能也和这种识字的方式有关。学生会说的往往写不下来,写的有些是不会说的,词汇就很难丰富了。在温岭地区,方言和普通话的字音对照表、词汇对照表可能对教学有些帮助。

还有一种情况使学生识字和说话联系不上,那就是文白异读。温岭有很多字文白异读。如“肥”字有[ɛviɿ, ɛbiɿ]两音,前者是文言音,如“肥料”[ɛviɿ ɦliəɿ²],“施肥”[ɛsɿɿ ɛviɿ];后者是白话音,如“乾肥”[ɛtɕiəɿ ɛbiɿ](作肥料用的人粪),“小肥”[ɛɕiəɿ ɛbiɿ](作肥料用的人尿),“肥勺”[ɛbiɿ zoʔɿ] (舀肥料用的木制长柄勺子)。又如“越”字有[ɦiaʔɿ, ɦyʔɿ]两音,前者是文言音,如“越南”[ɦiaʔɿ ɛɦnɛɿ],“越剧”[ɦiaʔɿ dɕiʔɿ];后者是白话音,如“越走越快”[ɦyʔɿ ɛtsɔʔɿ ɦyʔɿ k'uaʔɿ],“越讲越响”[ɦyʔɿ ɛkɔʔɿ ɦyʔɿ ɛɕiãɿ]。因为平常读书光用文言音,学生就不能把他话里说的字和已经认得的字联

① 初级小学课本《语文》第三册,8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新编)。

② “氯”字平常也不说,可是氯化钠的“氯”和红绿的“绿”有关系,“氯气”以前就写作“绿气”,因为这种气体是黄绿色的。

系起来。如“肥”字总读[$\xi vi\downarrow$]，“越”字总读[$h\dot{ia}^?_1\downarrow$]，学生常常不知道他口语里“乾[$\xi bi\downarrow$]，小[$\xi bi\downarrow$]，[$\xi bi\downarrow$]勺”的[$\xi bi\downarrow$]就是“肥”字，“[$h\dot{y}^?_1\downarrow$]走[$h\dot{y}^?_1\downarrow$]快，[$h\dot{y}^?_1\downarrow$]讲[$h\dot{y}^?_1\downarrow$]响”的[$h\dot{y}^?_1\downarrow$]就是“越”字。通过方言调查，把文白异读弄清楚，可以帮助学生把熟字和说的话接上头，联系起来。

有人也许说，教书的时候，又教普通话语音，又教方音，学生的负担岂非太重。这看法可能不够全面。目前在温岭地区，方言占领的是面，普通话占领的还是线和点（这个情况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改变）。周围的人说方言，学生只会普通话字音，不知道口里说的话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困难。并且如上所说，你不告诉学生，学生自己也要揣摩。不如直接告诉他，反而节省时间精力，并且可以避免揣摩错了。

方言研究在为农村服务方面是有工作可做的。在方言和普通话距离较大的地区，农村语文教育所牵涉到的问题包括语言学的各方面。这就要求方言工作者不单是调查方言，并且调查语言（方言）使用情况；不单是研究方言，并且把研究结果运用到语文教育上去。我们准备朝这个方向努力。

少年儿童读物要注意语言规范

晓 燕

最近读了几本《小朋友》和其他一些少年儿童读物（这些书刊都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发现其中的语音、词汇、语法都多多少少有些不规范的现象。比较起来，语音方面的错误更多一些。例如：

- 1) “轰隆轰隆放山炮”里“轰隆”的音注为 hōnglōng；“造起高楼一幢幢”里“幢”字的音注为 chuāng。（《小朋友》1965 年第十八期，9 页）

按，普通话“轰隆”读 hōnglōng，一幢高楼的“幢”读 zhuàng。

- 2) “电气火车放声叫，万吨轮船拔起锚”里“锚”字的音注为 miáo。（《小朋友》1965 年第二十四期，1 页）

按，普通话“锚”字读 máo。

- 3) “脑袋直发晕，站又站不住，躺下就想吐”里“吐”字的音注为 tǔ。（《小朋友》1966 年第一期，14 页）

按，普通话呕吐的“吐”读 tù。

下面再举两个有关词汇、语法方面不规范的例子：

- 4) 《看图识字》第二册，第 5 页上画了“锅、杯、盘”三个图，在“盘”那个图的上面注的是“盆 pén”。

按，就全国广大地区来说，盘是盘，盆是盆，两者是有分别的。《看图识字》管盘叫盆，可能是受了方言（比如上海方言）的影响。

- 5) “长大要当解放军，先把身体练练好”。（《小朋友》1966 年第二期，4 页）

按，“练练好”是方言说法，普通话里一般不这么说。原句也许可改为“先把身体锻炼好”。

全国的小朋友都喜欢看《小朋友》，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其他少年儿童读物也是发行到全国的。在注意思想内容对小朋友进行教育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语言的规范化。类似以上所举的那种错误和不妥当的地方，应当尽量避免，使小朋友们从小儿就学习和掌握标准的普通话。